女教師與女學生的空間識覺研究:

以高雄市的高中爲例

黃惠琴(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愈是熟悉、司空見慣的事物,愈可能讓我們錯過許多驚奇,凡是「慣習」及「熟悉」的日常生活空間,其實背後都有其隱含的意義。本文欲從女性的視角出發,藉由質性訪談的研究方式來論述女性對於校園空間的感覺;接著藉由身體的定義來將感覺具體化呈現。本文以大衛・西蒙(David Seamon)《生活世界的地理》所描繪的日常生活觀點,來討論女性在空間中慣常性的移動「路徑」以及在此「時空路徑」上所產生的「場所芭蕾」,其實就是女性日常的生活經驗;透過質性訪談的紀錄與詮釋,說明女性所記憶的校園空間,爲何會依戀/厭惡、或是懼怕的原因。在校園權力空間的議題裡,討論的焦點在於「身體」在規訓的校園生活中,是如何感受空間並形塑地方感。最後,則呈現女教師及女學生對於校園空間所感知的地方愛與地方惡。

關鍵字: 慣習、視角、情境之事、依戀、生命週期

收稿日期: 93.2.26; 定稿日期: 94.5.9

每個人穿梭於不同的空間裡,這些空間會因為我們頻繁的使用與接觸而感覺熟悉、甚至有「依戀感」或是「安全感」,這種感覺是建立在對於空間有充分的認知及熟識上。好的環境意象會使得我們在情緒上感覺安全,覺得舒服;相反的,不好的環境意象則會令人心生懼怕。筆者從事教職已經將近十年,對於自己所處的校園環境並沒有特殊的感覺,可能是「習慣」於如此「規訓」的生活環境,同時也體會到不只是教師,學生也是長時間待在學校裡,受到校園環境意象的影響甚大。校園空間看起來雖然是靜態的,但會因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時間,而賦予不同的意義。所以本研究想藉由訪談者本身所處的環境,透過女性的「視角」¹來論述女性教師及女學生對於校園空間的感知。本文將焦點放在女性教師和女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上,探討女性教師及女學生對於校園的空間識覺;並從地理學的角度來思考人、歸屬感(at-homeness)²、空間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描繪女學生及女性教師如何感受所處環境給予的刺激及其環境認同。

致謝辭:感謝責編老師、匿名評審老師辛苦的審稿,使得本文的不足之處可以更加的完整,謝謝婦女研究室的陳文婷小姐,她細心的校稿及不嫌煩鎖的叮嚀,讓本文細節能更加完善。謝謝訪談者的參與,沒有妳/你們的故事分享本文就不會有完整的出現。

¹ 視角 (perspective) 是一種概念觀點, Reinharz 在其《社會研究的女性主義研究法》一書中提及女性主義是一種視角並非是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 而是透過女性主義來使用現有的研究方法 (Reinharz: 1992, 轉引自胡幼慧, 1996: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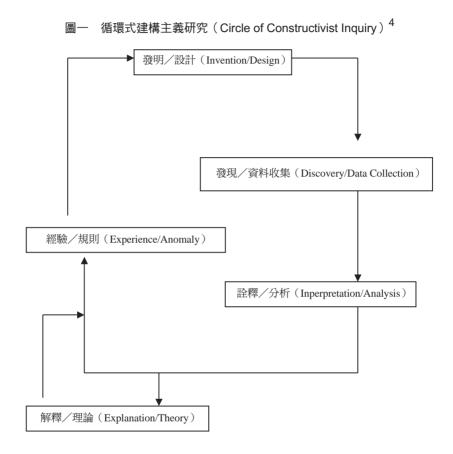
² 歸屬感 (at-homeness) 是一種日常生活裡未被注意、被視為理所當然,感覺熟 悉及舒適的情境。

環境知覺的建構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著不同的傳統,也被不同的學術領域採用,而研究者依循學術典範(paradigm)以及訓練背景而產生不同的研究問題和研究設計(胡幼慧,1996: 8)。以「研究典範」而言,筆者以哈柏瑪斯(1968)所提出的「循環式建構主義研究」(Shiva's Circle of Constructivist Inquiry)(W. L. Miller & B. F. Crabtree, 1992: 10; 胡幼慧,1996: 10)建立主要的研究架構,此研究方式主要是探究人們日常生活經驗中種種符號、解釋和意義的建構,所以研究者必須進入他們的演出情境,而所有的知識都是與情境脈絡聯結的(context-bound)。透過典範的研究步驟,不斷地循環在「經驗」、「介入設計」、「發現/資料收集」、「解釋/分析」、「形成理論解釋」、「回到經驗」的圓圈體系(請參閱圖一)。

現象學家認為個人對於地理世界感觸的方式不同,其知覺也會有所差異。一般而言,環境行為按照個人的熟悉程度可以分為以下兩種型態:第一類稱為「習慣性形式的環境行為」。人們常對於自己熟悉的環境,不自覺地利用先於意識之前的方式來感觸環境,此種底層的接觸即是身體一主體(body-subject)³的知覺方式,對於環境的認知是視為理所當然的層面。如同 Maurie Merleau-Ponty(1962)所言,物體並不被我們所感知,在我們知道及認為我們已經認識時,這已經

³ 所謂身體—主體,是指一種發生在沒有任何意識作用下,基本指引我們日常移動和身體意向性的力量,表示出自動化與敏感化;移動身體就是經由身體來感知事物,透過身體—主體不斷的操演來熟悉世界,並成為一種先驗的行為模式。如:手指會碰撞適當的琴鍵;腿會將人帶到目的地般(David Seamon, 1979: 56-57)。



資料來源: Miller & Crabtree, Primary care research: A multimethod typology and qualitative road map, pp.10.

⁴ 女性主義研究者大多是以個人經驗出發來探討日常生活的種種,所以在從事女 性議題時,研究者必須忠實的進入人們的生活中,探究生活中的符號、意義及 解釋的不斷循環建構、沒有所謂的「絕對真相」,所有的知識都紮根在情境 中。

是第二個層次了,此時感覺是獨立於真實的環境之外,例如「歸屬感」即是如此的感覺。第二類稱為「擴展性形式的環境行為」。對於陌生的環境,所使用的知覺方式是意識上的感觸方式;對於環境的認知具擴展性,即認知與意識完全控制行動,且注意到理所當然的層面,並將感情融入於環境中,如:剛到新的環境時,需要花時間來熟悉周邊的世界,時間久了就對此環境習慣,而成為個人的經驗,甚至不用思考就知道如何移動(請參閱圖二)。而女老師及女學生對校園空間也有熟悉、隸屬以及感到安全的空間,而此空間對於女老師和女學生而言即是具有「歸屬感」、有意義的場所。而女學生或是女老師如何對她所處的空間產生認同?除了必須在此空間產生所謂「場所芭蕾」(place ballet)5之外,更重要的是個人歸屬於此空間並將此認同的感覺內化;同樣的,校園內也有令女性感覺陌生、不熟悉和不安全的空間,透過此研究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並探討最初那種「不安全」的「感覺」、以及「陌生」的環境。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藉由問卷的填寫,來選擇參與訪談的對象,獲得對象的基本資料,並與所挑選的研究對象進行質性訪談,6 而訪談即是研究者與受訪者一種雙方互動式(face to face)的對談, 並且針對訪談的內容加以詮釋。

⁵ 場所芭蕾(place ballet)一時空慣習路徑(time-space routine)和身體芭蕾(body ballet)所形成的一種經驗地方的情境,隱含了個人慣例性的生活韻律,及個人與他者在時空路徑中「規則」的相遇,而這個規則是無意識的,是由許多重複的「意外」而見面的,是個人與他者間一種韻律/律動以及例行性的生活內容。而身體芭蕾是一套完整的維持特殊工作或是目的的姿勢和移動為個人生活的部分,如洗衣服;時空慣習則與身體芭蕾相似,是一套經由時間來擴展的慣習性的行為(David Seamon, 1979: 56-57; Anne Buttimer, 1980: 166-187)。

⁶ 筆者並沒有採行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是指研究者深入田野並與受訪者生活 一起,經由自身長期觀察受訪者的生活而有的研究方式。

資料來源: 改繪自 David Seamon, 1979: 139.

- 7 以下四點用以解釋開放式與習慣性三和絃:
 - (1)實線表示人們知覺到日常生活的韻律,而發現更多處於身邊的世界。
 - (2) 虚線則表示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的韻律,其感覺和情境是分離的,因為不注意,或視為當然,而覺得沒什麼。
 - (3)上面開放式的三和絃(open triad)和下面習慣式的三和絃(habitual triad) 為兩個自我在辨證的關係,兩者並非相互排斥的,而是分享彼此的觀點。
 - (4)海德格(Heidegger)指出,開放式三和絃反映了較真實的環境經驗,而 Vycinas 也解釋此兩者間的差異,及真實世界的開展是因為知覺到習以為常 的不真實的存在(David Seamon, 1979: 140-141)。

本文所研究的三所學校,女學生的比例並不相同,所以先藉由問卷的發放填寫來選取合宜的訪談對象。雄女的女學生比例較多,共發放 400 份問卷,雄中的音樂班及體育班,因所佔比例居少數,且分布在一、二、三年級,共發放了 100 份問卷,而筆者所在的三民高中則發行了 200 份問卷,從問卷中選擇合宜的訪談對象, 8 並針對訪談的學生作 3 ~ 4 次的訪談。女老師的部分則透過 2 ~ 4 次深度訪談的研究方式來進行,並以教書經驗 5 ~ 10 年的女教師為訪談對象,訪談的地點則是以一般性的消費空間或是學校辦公室及受訪者的家裡為主,訪談的時間從 2001 年 11 月~ 2002 年 7 月,歷時半年多,以錄音的方式保持訪談內容的完整,並整理成文字稿約七萬多字。筆者的研究方式是採取質性訪談的方式,而非量化的分析研究,這是因為生活經驗的研究並不能以大量的數字來做鉅觀的統計分析以達到所謂普遍均一論述的概念,此外,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個體的生活經驗也會有所差異,透過質性的訪談更能對受訪者有更微觀的探知。

訪談是質性論述中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對於如何選擇訪談對象 及如何以適當的方法接觸她們,一般質性研究大多已有探討,至於訪 談的地點也多建議在餐廳、私人住家、會議中心等方便易找尋的地 點,但對於這些訪談地點是否影響研究結果則未提及。⁹然而不同的 空間隱含了不同的社會關係,微觀地理學(microgeographies)提出 有關訪談地點的問題,這個新的觀點則有助於質性研究者在進行訪談

⁸ 所謂訪談對象的選擇,指的是對於環境較敏銳及願意回答問卷中開放性題目者。

⁹ 訪談的地點大多建議在一般性的消費空間,如餐廳或是咖啡廳等,雖然易於找尋,然而卻略了此空間的吵雜是否會影響訪談的進行,所以有些研究者會要求訪談地點的「清場」即是地點的淨空,讓研究者與參與者能完全的融入訪談的情境(游鑑明,2003,演講稿)。

時,會注意與參與者在空間中的位置與權力關係。訪談地點的不同對於研究問題的結果也會有所影響,參與者有時會因為地點的不同,有意識/無意識的置自身於不同的角色及位置,而對於訪談問題有不同視角的回答。如:筆者與雄女學生小過進行第二次訪談時,訪談地點是在雄女的校園裏,由於小過認識的同學很多,訪談時常被中斷或是所回答的地點就在旁邊,其回答的語氣是很強烈的(身歷其境);又如與受訪者華幾次的訪談地點皆是在華的辦公室裡,華不能安心的傾談自己的感覺而使得訪談內容每每不能觸及核心。 Linda McDowell (1998) 也曾經在銀行對雇員進行訪談,她建議研究者應該關心參與者擔心訪談地點的私密性及合適性的問題。然辦公室並非是不佳的地點,有些主管即喜歡在此地點進行訪談,因為可以展演自身在空間裏的權力位置。然而我們並非在不同的地點訪談相同的參與者,所以這些差異不能只歸因於訪談地點的不同,參與者的個人特質以及研究者與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都會影響訪談問題的回答。

每個區位都建構或是再現了微觀地理學的社會空間關係, Jean Morton-Williams(1985)則主張研究者進行訪談時必需注意到特殊地點裡,研究者與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如:關心參與者的心情是否感覺舒適及可以自由的談論話題而不被中斷,或是哪一地點有引起參與者提供更豐富的資訊;及哪一些情境有助於訪談等。所以 Richard Kruegers(1994)建議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應該找尋一個「中性」(neutral)的地點來進行訪談(Sarah A. Elwood & Deborach G. Martin, 2000: 653-654)。

Ann Oberhauser (1997)提出訪談並非是研究者經由問題的編碼來設計解釋內容而已,參與者也不只是提供資料的機器,所以並不是研究者單一面向的觀察參與者,同時也提供參與者觀察所處環境的機

會。而訪談地點的特性及參與者如何選擇訪談的地點,都能顯示出參與者與研究者互動關係上的增能(empowerment)¹⁰。所以研究者在進行質性訪談時,不只是要注意以何種觀點來呈現訪談內容,¹¹ 更需要注意所謂的「訪談倫理」,即關心參與者的特質、訪談地點與情境以及研究者和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避免將訪談落入「學術窺探」的外衣上,使訪談內容能著實的以參與者的觀點來呈現其對於所處環境的真實感知。

感覺地理學

(一) 感覺的具體化

人是透過感官經驗來知覺自己所處的世界,並藉由身體(主體)來表達對於環境的感受,所以我們是主動的去感覺周圍環境所提供的資訊結構,而不是被動接受環境給予的刺激。身體隱喻了空間且和感知的身體共存(Yi-Fu Tuan, 1974: 215),而感覺是日常生活經驗中重

¹⁰ Empowerment 譯為增能,是行動研究方法論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參與式的行動研究(participant action research),非常強調此一概念或說是這一個過程。此概念涉及的是「權力」的內發(power from within)、分享(power with)與貢獻,而不是權力的掌控、運作或是操弄。女性主義相關的研究非常重視婦女增能的這個概念,目的是要讓女性能進一步的運用集體權力(collective power)去批判和質疑權力的本質,去挑戰為何權力是被某些人而非其他人所擁有(游美惠,2002: 98-101)。

¹¹ 社會地理學者對於在研究空間社會現象時,提出兩種觀點,其一是透過資料的 收集來瞭解空間現象—局外人觀點 (the outsider's view);另一觀點則是深入 空間裡,與當地人長期接觸,以被研究者的觀點來解釋現象—局內人觀點 (the insider's view)(姜蘭虹等編譯,2000:269-284; Johnston,1987)。

要的部分,不僅提供了周圍環境的資訊,並且透過資訊的結構及我們利用的方式來反省經驗,這些經驗藉由感覺器官(身體)來探索環境。

概念是某事物和現象的映像,映像內容是取決於身體,主體與 其對象相互作用的性質,概念作為環境知覺 (perception) 的沈 澱,是以身體的活動及其活動、動作為中介的,這是概念得以 產生社會文化的機制。

—— (陳文尚, 2002, 未出版, 手稿)

莊子與惠子兩人著名的「濠梁之辯」¹²,也有對情緒經驗(知 魚之樂)進行描述。從兩人的論辯中,可以知道「快樂」是抽象的概 念,是以情緒為主體的感覺,先於意識前的行為。而不同的經驗主 體,感覺也會不同,而抽象的感覺如何具體化則是經由身體而將之呈 現的。

感覺是我們經驗空間和時間的重要媒介,透過感覺我們賦予某一空間或時間意義(make sense)。從地理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關切的是地理經驗中感覺的本質如何隨時空變化、如何在個人和群體間產生差異、及在不同文化歷程中的演變(Rodaway, 1994: 37)。感覺的具體呈現則是經由身體,不僅提供我們周圍世界的資訊,且透過這些資訊的結構及我們運用的方式來反省經驗。

身體是感官經驗重要的部分,既是生物體,也富有文化意涵。我

¹²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秋水篇》)。

們藉由感覺器官和大腦來探索環境,地理經驗則透過身體來傳送,身體斡旋於我們和環境間,使我們更接近世界。因此,沒有身體,就沒有地理(ibid: 30-31, 35)。日常經驗有多樣的感覺,在特定的情境中以一種或是一種以上的感覺為主。這些抽象觀念是分析方法,使我們重新檢視地理經驗中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的部分。我們到不熟悉的地方時,常會產生許多細膩難解的感覺;相反地,除非有強烈的感覺刺激,要不我們很難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或是家產生深刻的體驗。慣習即是感覺經驗中一個重要的面向,也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的面向(ibid: 5, 36)。

校園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建築物體的本身隨著時間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是校園的空間配置、空間區隔所隱含的權力關係,及空間中不同個人及群體的差異,呈現的感覺特質也會不同。本文研究校園日常生活經驗所隱含的社會關係,並以「慣習」作為研究的重要取徑。而所謂的空間識覺或是地方感,是在相同情境下,社會關係相互結構而展演的產物,Allan Pred 認為地方感必需被放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下,是個體與社會、實踐和結構間不斷辨證過程,所以空間識覺會受到空間中不同的社會關係及個體間結構而改變,對於一個地方的感覺會因為熟悉而產生的依戀的感覺,同時也會因為權力監控、空間位置而對地方產生恐怖感,因而想要逃離。這些不同的空間識覺,都必須放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下來探究(許坤榮譯,1999, Pred, 1983)。空間本身即隱含了權力及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所以地方與空間並非一個點或是面,而是一種過程,沒有封閉的界線及單一、獨特的認同,日地方的特殊性也非來自於長久內在化的歷史。

58

(二) 生活世界的地理在本研究的應用

人的行為是有規則性的,可以用一個目標或是路徑的觀點來解釋,它們同時也會構成一個被認知的場所範圍或是領域。 David Seamon 的《生活世界的地理——移動、駐足及會遇》(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一書是針對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經驗。其所作的田野調查報告,透過焦點團體(focus group)的組成,經由每次固定的會晤,團員間彼此深入的討論自己的生活經驗,並輔以行為理論及認知理論為基礎的背景研究,著重於和人們息息相關卻常常忽視的生活經驗,及所居住、移動的環境、空間、地方的相關行為上。文中將人們在不同環境、空間及地方中所產生的行為分成三種:即移動(movement)、駐足(rest)和會遇(encounter)。《生活世界的地理》該書一語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經驗,往往是被忽略而視為理所當然的,然而背後卻常隱含了生活者的文化背景及所在生活空間的種種,這給予了地理學研究者不同的思考空間。

空間韻律的迴旋曲——場所芭蕾的產生

我們日常的生活節奏,通常不需要理性的思考就可以知道如何去彈奏每一小節的旋律,因為不斷地重複演練,身體就慣習性、機械性地知道如何的移動。如:學生在平常上課的日子裏,總是會慣習性地在7點鐘起床,8點鐘進校門,下午5點鐘回家,這樣重複生活節奏。如此的生活韻律是經由身體不斷練習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這些日常的身體移動,通常是無意識、不自覺的。然而這些習慣性路

徑的產生,是身體藉由不斷的訓練和練習的日常性移動,對環境產生熟悉感,進而成為身體芭蕾的一部分。至於時空慣習它可能與身體芭蕾結合,是一種慣習性的身體行為,超越人可以掌握的時間尺度。一個人一天的生活節奏——如,起床、工作、清理房屋——也許是環繞著這種慣習性來組織的。

身體芭蕾、時空慣習和場所芭蕾的概念,是研究人類行為、活動工作者對於身體移動研究非常重要的論述。因為此三者連結了人們與環境的時空關係,並以人們自身的生活經驗為探究的基礎。這些生活經驗是來自特殊的社會及歷史的脈絡,且可以在人們過去及現在的生命歷程中發現。 Edward C. Relph(1976)對於場所芭蕾的特性,提出「存在的內部性」(existential insideness)的觀點,即人們在經驗地方時沒有深思熟慮和自我意識的反應,但卻是充滿意義的情境,人們知道地方和人同時也被其他人知道。在場所芭蕾中,空間經由人們相互的分享而成為地方(Relph, 1976,轉引自 Seamon, 1979: 54-59, 143-152)。

受訪者小華描述了一段搭校車上學及自己坐公車上學時和同校的 學生及鄰居,經由一連串慣習性、重複的搭車活動與偶然相逢所產生 的場所芭蕾:

現在都坐專車上下學,因為三年級要留晚自修,所以會坐專車,在車上都會看書,或是和車上的學姐或是同學聊天,像我們都知道以前一年級有個學妹是冰山美人啊!她和我們這屆的一個人交往後來分手了,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大家都想去看這個學妹有多「冷」。現在坐專車都是看到自己學校的人,二年級的時候,是自己搭公車上學,感覺和坐專車很不一樣,早上可

以看到不同校的人,也會在同樣時刻看到同樣的人,像那時候 每天早上,都會遇到樓下水餃攤的一個男生,真的每天的同一 時刻,覺得很習慣在那個時候就會遇到他,感覺很熟悉。

----小華(生)2001/12/19

Bourdieu(1997)對於慣習的論述曾提及,慣習是持久的但並非是不變的一種內化的社會實踐(孫智綺譯,1998,Patrice Bonnewitz, 1997)。人們在不同的時刻會對身邊的事物有著不同的感覺,小華搭乘工具改變了,上學路徑中所遇的人也會不同。當他與自家門口水餃攤男孩的會遇而產生的熟悉感,是一種經驗地方時,沒有思考和自覺的反應,但卻充滿意義的情境。小華上學的慣習性路徑及身體芭蕾,與專車上的同校學生及水餃攤男孩的遭逢,形成了小華上學路徑中空間韻律的迴旋曲。

校園中所「慣習」的空間——依戀/厭惡的地方

偌大的校園空間裡,在規律化上、下課時間的控制及沈重的課業壓力下,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對於校園空間的感覺很難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很喜歡或是令人討厭的地方才會刻印在心,其餘「慣習」性的空間,則因為規則性的使用而覺得理所當然,就不會特別的留心或是注意了。教師或是學生在校園裡因為對地方規則的使用,而產生了熟悉的氛圍,或是對地方有著情緒上的依戀(喜愛),¹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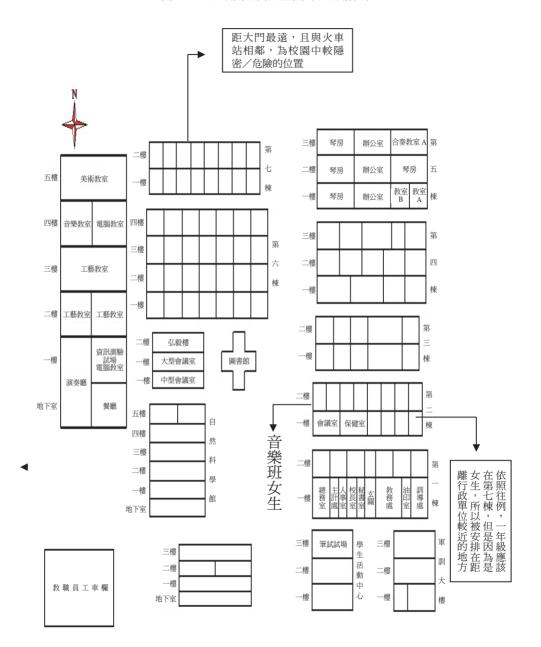
¹³ 依戀 (attachment) 是一種人和地方間情緒連結的呈現,這種對於地方的感情,有時會用吸引 (attraction) 或是親近 (closeness) 來討論 (David Seamon, 1979: 75)。

駐足在一地,這種熟悉、舒適的感覺是對於地方所產生的情緒經驗。 而這種有關於地方依戀感相關的經驗領域, Seamon 稱為感覺—主體 (feeling-subject)的概念。依戀感不只和積極的感覺有關,同時也會 因為地方產生改變,而有憂慮、煩惱等消極的感覺出現。

本文針對三所男、女比例不同學校的女學生,對於其所處校園空 間識覺所做的問券調查中發現,由於受制於規律的、匆促的時間約 制,女學生所慣習的空間多以教室及教室外的走廊為校園中所依戀的 地方;而在男生居多數的校園環境裏(雄中音樂班)(圖三),女學生 除了自己班上的教室(31.9%)外,則多選擇紅樓(15.4%)及綜合 大樓(16.5%)為依戀的地方, 14 只有很少比例的學生喜歡教室外的 走廊(3.3%), 這與其它男女合校(18.6%)(圖四)及女校(26.7%) (圖五) 差距相當大(圖六)。這是因為在按表操課的學校生活裡,學 生能自由活動的時間/空間是很有限的,雖然學生沒有選擇和誰同班 及在哪一間教室上課的權力,但在下課的時間裡,是短暫能獲得身體 /心裡自由的時刻,脫離了繁重的課程壓力,在教室走廊外與同學交 談嬉戲或是自我沈澱,就像受訪者小帆、真真所言的「吹吹風,發 杲、想心事抒解一下心情」。所以教室外的走廊是一種前/後,他人 監督/自我解放的空間,一方面教官、行政人員或是教師可以藉由在 前走廊的課程巡堂來監視學生的行動,另一方面後走廊又是學生聚 集、自我解放的場所。然而在雄中,因為男學生的人數比例較多,女 學生下課若是在走廊,因為所謂的「鎂光燈」效應——男學生會注意 女學生的舉動,使女學生感覺不自在,其或女學生自覺暴露在無遮蔽

¹⁴ 綜合大樓裏有琴房的設計,為雄中音樂班所專屬的教室,而行政大樓與植物園 二棟紅色建築即是紅樓的所在,此地點安靜又是開放性的公共空間,受訪者冠 語即表示很喜歡在紅樓看書。

圖三 雄中校園空間配置圖(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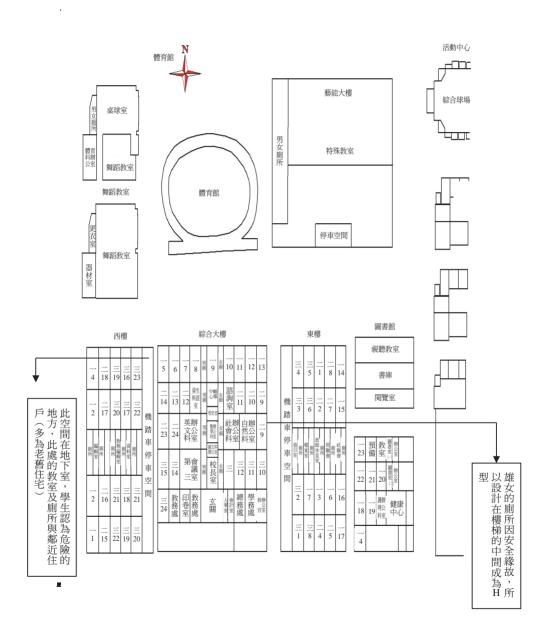


圖四 三民高中(男女合校)校園空間配置圖(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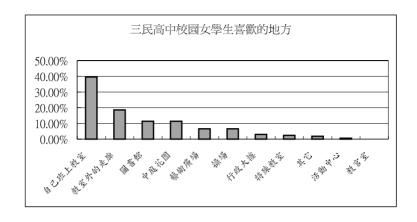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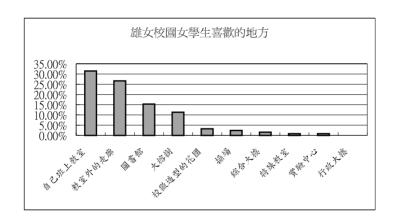
		۷																											
							_ 17	 16	— 15	14					Í	家政	教室	É		6F 5F						•			
							_ 13	 11		9					4	交通 安全室	軍訓教室	 -	軍訓 教室二	4F									
							_ 8	7	- 6	_ 5				<u>=</u> 5		<u>=</u>	<u>=</u>		≡ 8	3F 2F									
							_ 4	_ 3	_	_ 1	- 1			國文和研究	斗 克	社會科 研究室	國文和研究	科革	英文科 研究室	1F									
							童軍教室		<u>=</u>	三 12				= 1	t	$\frac{\Xi}{2}$	= 3		<u>=</u>	B1 6F	1	F 2	2F	3F	4F			_	
							社團教室		學務處	le Ž				教	官	室	傾	康中	心.										
							準備	室(『	方空避	難室)			生活教室	科	生教	活科 室二	生教	活科 室二								,		
化學實驗室	地科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	研習教室	會議室	川堂	準備室(防空避難	棟		南	更	東車			西連接		Ī	有 棟		西	1 1	川堂		電腦教室 教師研究室	圖書館	人文教育中心		—————————————————————————————————————	與雄中及雄女	
實驗準備室	實驗準備室	實驗準備室	自然科究研室	秘書室		(難室)	東棟			- {	走廊			走廊					棟				至 電腦教室 器材室				1917年日上	安非王交圜户曼安爭勺也与,雄中及雄女相同,三年級教室	
化學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	電腦教室	校長室			棟		;	i.			_				北棟					輔導中心	視聽教室					5 教室 ———————————————————————————————————	
6F	5F	4F	3F	7 21	F 1	F	準備	室(『	方空避	難室		準備處	81-1			自修	教室	-		B1 6F	1F	2F	3F	4F					
								總	務處		儲藏室	川堂	家長室			自修	教室			1F									
							視聽教 室四	視聽教 室三	視聽教 室二	視聴教室一	教師休息室	←教師休 息室→	孝女	人事室	3 1	會計室	教師會	自相	交友會	2F									
			_				<u>-</u>	<u>-</u>	<u>-</u>	<u>-</u>		校史室			教	t 1	务	處		3F									
N. 病・	不易					<u>-</u>	-	<u>-</u>	<u>-</u>	討論室	會	準備室	三9		三 10	三 11		三 13	4F										
写 空間 是學生	處,是學生認為逃脫監視與不易管理外,此處為轉折建築物分為南北棟,面積除						<u>-</u>	<u>=</u>	<u>-</u>	<u>_</u>	討論室	譲廳	一討論室	三14		三 15	三16	5 .	三 17	Ξ 17 5F									
7[17]							<u>-</u>	<u>-</u> 16	<u></u> 15	<u></u> 14	\top	活動中		美術教	室1	美術教	教室	美術	教室 2	6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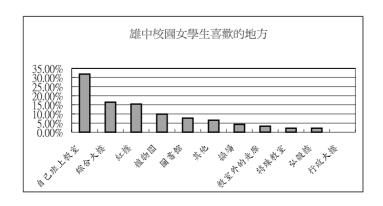
圖五 雄女校園空間配置圖(作者繪製)



圖六 三所學校校園中女學生最喜歡的地點(作者繪製)







的公共空間裏。所以在雄中,女學生所選擇喜歡的地方,相較其它女 校或男女合校來說,「走廊」所佔的比例就明顯比較低了。

在學校如此規訓的體系裡,對於教室及所處的班級並沒有選擇的權力,大家都是依照學校的分配而相聚在同一個空間裡,此空間是受到控制的,學生必須依照紀律被按置在方格裏,所以教室會因為不同的時間、組成份子而有不同的意義。教室可以是一種具有壓力/團體監視的不悅空間,或是擁有溫馨/無拘無束依戀的空間特性。

在教室最無拘無束,且都是女生。

——小 蘭 (生) 2002/1/18

(一) 上課/上班: 理所當然的「慣習」空間

規律的生活節奏,上課/下課重複的步調引領教師的日常生活。 雖然在校時間不短(3年以上),但是對於受訪者素而言,學校猶如 一個定時打卡的固定空間,雖然這空間裡的組成份子會改變,但因 「重複」、「慣習」的生活韻律,而視為當然。

老實說對學校沒有什麼深刻的感覺耶!因為其實來到學校都只是上課而已。

而另一受訪者華,之前所待的學校為男女合校,男女合校的班級性別組成比較複雜,有純女生班、純男生班及男生比例較多的班級, ¹⁵ 因為有男/女的性別參照,所以會覺得有「性別差異」。然而

華轉任到雄中的時間很短,在男性組成比例較多的校園裡,因為習慣、熟悉及教學資歷深,對於此性別空間組成的變化(單性空間為主體),就不會感覺有所差異。如同華所言的,因為熟悉了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了。

有人會這樣問我:「你到雄中去,都是男生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可是,我這樣說,可能是我習慣了吧!之前在男女混校時,學校是男女分班的,那就會有那種機會去上到整個班級都是男生,而且那時候可能是剛出來比較需要時間去調適,因為現在我已經教10年啦!我教10年之後當然感覺就會不一樣,因為我習慣了,我熟悉了就不會覺得他們對我有什麼特別。

——華 (師) 2002/3/25

(二)「好淑女」、「好女孩」:外在行為内化的「慣習」空間

女性的穿著、姿勢、儀態等外在行為除了受到傳統社會規範的審 視外,部分女性自身也延續此審視的標準,並對社會所建構的價值體 系深信不疑。然而不同比例的性別空間,對於女性的審視標準、程度 也會有所差異,甚至會鬆動此磐石般的價值結構。本段即以男校主 體、男女合校、女校等三種男/女不同比例的校園空間,來論述男性 凝視/監督下的女體。

¹⁵ 通常在合校其編班是採類組分班,選擇社會組的同學多分成男生班或是女生班,而選擇自然組的同學多以男生為主,女學生居少數,所以會將少數的女學生與男同學編成一班,而成為合校中少數甚至是唯一的男女合班。但是這種男女合校分班的作法,近年來已經很少見到。

「某校因限制女性教師不得穿著短褲及涼鞋上課,而遭到女老師的嚴重抗議……」,這是杏壇所發生對於教師穿著管制的新聞(余德慧,2001)。在學校裡我們經常會注意女老師的穿著,是否符合所謂教師/好女性的特性,並藉此來審視此教師的行為。然而我們通常較少討論男性教師的穿著,大多以「教學能力」來評斷男性教師,至於穿著如何,只要不脫離常軌,大致上較不會受到審視;女教師則不然,女性的被「觀看」由來已久,所以女教師在學校不僅是教師的身份,同時也肩負了女性的角色。因此除了教書外,其穿著會受到他人較高標準的評斷。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展演的社會規範具有相當的強制性,女性被要求嚴守貞潔有教養的好女人的行為舉止,而在這些規範體系中的男性及女性都確信,女性必須在行為上自我節制,並將此信念予以內化,¹⁶ 進而成為女性心中一種自我檢視的機制,並和外界的監督一起約制自己的言行。如:女性穿著短窄裙,一向被賦予較多的性意涵,也意味著成為男性凝視(male gaze)和其它女人相互監視的焦點:穿著者由於擔心自己會曝光,時常警戒著自己的身體姿勢,如;坐時兩腿要併攏、走路時不能大步行走等。而女性在好女人(端莊拘謹、包裹密實)和壞女人(不在乎曝光)的界線上小心挪移,使得穿著窄裙——這具有女性特徵的桎梏,不斷在提醒女性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成為女性在外移動時一件具有心理壓力、耗費心神的事。即使穿著者完全不在乎舉止,也不在意被貼上負面的標籤,這種監視確實會

¹⁶ 受訪中的小馨、小蘭及小鄔都是女校的學生,在訪談時對於有教養氣質的好女人,以及浪蕩隨便的壞女人印象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如:「一般落翅仔不會穿的光鮮亮麗,也不會去那些很高級的店,所以她們抽煙感覺很難看,也許她們也會穿的光鮮亮麗,但氣質上就是不一樣的。」

在某些時候發揮懲罰的效果(王志弘, 2000: 60;劉暉譯, 2002: 193, Bourdieu, 1998)。

像有一位資深的女老師,她就說過以前老師多是穿著藏青色或是深色的旗袍,那時在學校她連穿紅色的衣服和裙子,都會被別的老師罵,因為別的老師認為你是一個教師,怎麼可以穿這麼鮮豔的衣服來學校,不像為人師表,且你和學生太親近,他們也說你不對,就會有很多人出來「指導」你,她會覺得我們現在比較幸運了!沒有人會給你壓力,會來傷害你。

——襄吟(師)2002/3/4

問:若是今天有位女老師在校園穿著無袖上衣和短裙,你們的看法為何?

(兩位同學都出現了極大的反應)

嘉臨:如果她敢就到雄女去穿。

嘉強:若是全國的老師或是全校的女老師都這樣,就沒有關係。

問:為何女老師在合宜的狀況下,還不能穿著如此的打扮呢?兩人皆答:在男校,女老師應該要穿的「合適」。

社會對於穿著如何代表好女性/壞女人,往往有一套既定的規範標準,而這套準則也已慣習的內化在大眾的心裡。在雄中這以男學生及男教師居多的校園環境裏,在男性的凝視/監督下,女性教師或是女學生的身體行為更是受到檢視,並且跳脫不出此規則藩籬;即使有

些女教師或是女學生有技巧的「處理」這些狀況,想要打破藩籬以掙 脫這「觀看」的牢籠,也無法跳脫那凌越一切的男性權力的訊息,並 會受到「懲罰」的效果:敵意的注視、嚼舌根或是排擠的方式來產生 制裁。

男女合校的男、女生比例雖然差不多,但在這樣男女混雜的學校 團體裡,女性一般是受到忽略的;但是女學生也會因為性別銘刻經 驗、內化的概念以及社會所建構的「標準女性」之身體行為,而覺得 女性在穿著上需要特別注意,才會有安全感、不容易發生危險及好女 孩等形象的表現。女教師亦然,除了受到男性同儕的目光監督及自身 內化的好女性觀念外,到了男學生較多的班級上課,仍是會特別注意 穿著,如:是否會引起男學生遐想或是曝光等。

家家:我們班的同學跟我講說她喜歡穿灰色的,因為這樣比較不容易......

家家:她應該是覺得灰色比較保險吧!

真真:比較有安全感。

問:為什麼男生不會這樣需要考慮內衣的穿著呢?

回答:家庭教育吧!我們女生也蠻習慣了。

——家家與真真(生)2002/7/4

然而在女校並非如此。受訪者小馨及小過是在女性此單性空間就 讀的學生,在少了男性凝視、觀看/他人監督的校園空間裏,男性學 生及其所代表和引發的性別刻板角色消失,而既定的性別二元觀念未 消失的情況下,產生一種有自信的跨越,如:較多人在分組時選擇理 工學科(與男女和校女生比較),或是課堂上較常發言等,這是在 男、女合校時,女學生較少出現的學習狀態。然而此種單性空間的女學生,並非完全不受社會形構的價值觀所影響,一旦走出校園,既定的男/女性別參照仍然是存在的。 ¹⁷ 但不可否認的,女校確實提供了女性一個展演自我的有效空間(王蕙瑛 , 1996: 12; 王志弘 , 2000: 141)。同樣的,在此單性空間任教的女性教師,在穿著方面也可以暫時脫離男性學生的觀看。

感覺很好,女校真的很讚,因為你再怎麼邋遢、再怎麼沒水準都沒關係,因為都是女生啊!平常講話啊!玩啊!比較沒有忌諱。如果有男生的話,至少還會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但是在女校就不會,真的,都是女生真的很好、超級好的。

——小過(生)2002/1/21

平時穿衣服比較輕鬆,想穿什麼就穿什麼,而且假設啦!不小心曝光還是說怎麼樣,你也不會那麼在意,所以我覺得很多行為上比較自在一點。

而雄中的男學生對於自校的女學生,與雄女及其他男女合校的女學生,其行為的評斷標準是不同的。外表穿著、行為姿態的身體符號 論斷外,因為是自校的同學,除了性別外,雄中音樂班的女學生還擁 有了兩頂光環,一是最高學府的菁英,另一個則是音樂班女生所具有

¹⁷ 雄女的校訓中,出現了「嫻、良、溆、德」等一般大眾所認為好女人所應具備的特件。

的溫柔氣質的符碼效應,這也使得雄中的男性學生或是音樂班的女生 對於自身的身體行為、姿勢有了較高道德的標準。¹⁸

我們舞會的時候是不用穿制服的,你就會常常看到雄女的學生穿的很「辣」,反而雄中音樂班的女生不會,而且上次聖誕舞會明明天氣很冷,還穿著細肩帶的,雄女的女孩子她們穿的很辣去學校,也不會怎麼樣,一方面她們全部都是女孩子,一方面可能音樂班的女生整體而言比較保守,來音樂班都是男生,你穿的露一點他們就會開始……他們就會一直看著你,要不是批批評你,就是說一些輕薄的話,所以就會覺得很不適當。

-----陳美(生)2002/4/11

因為女學生在學校是少數啊!他們男生就會覺得說,你們怎麼 走路不走好、笑又笑這麼大聲幹嘛!其實她們只是……在學校 裏男同學們就會給我們不同的標準。

——冠語(生)2002/3/27

¹⁸ 男性通常將女性的存在視為是一種被感知的存在 (percipient) 之象徵客體。而所謂的「女性特徵」通常是一種滿足男性真實或是想像的期待形式,在男性的凝視下,女性被迫要經常去體驗真實身體和理想身體之間的差異。因為她們需要別人的目光來構造自身,所以女性在實踐中不斷被某種價值所做的預先評價所左右,而這種價值會從她們的外表、行為方式和展示身體的方式得到(劉暉譯, 2002: 90-91 , Bourdieu, 1998)。

(三)身體規訓的「慣習」空間

對於規訓的身體而言,它不只會出現在用以隔離、或排除所謂「異常者」的機構內,如監獄中,實際上它也會出現在一般「正常者」所在的家庭或是學校生活中進行。在家庭裡,父母常會在生活中告誡子女,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事可以做。以言語或是家規來管制子女,入學時此種規訓的角色,則轉而由學校來扮演,教師及學校在學生家長的授權下,由教育者的角色轉變為訓育者的角色。

學校是透過校規的制定和時間/空間的限制,來監視學生的在校 行為,使學生不論在「做什麼」方面或是「怎麼做」方面都能符合學 校的期望。在這樣長期重複、不斷的身體馴訓與監控之後,會內化成 為被支配對象的一種自我支配與監視;銘刻了權力不均等關係的身體 姿勢與行為,被支配的對象往往視為當然,不經思考地成為日常生活 的部分(王志弘,2000:146)。

我討厭去教官室,因為我從來沒有穿整齊過,就是所謂教官的整齊,就是衣服要紮進去,裙子要過膝蓋,不能穿泡泡襪,然後是規定一堆啊!女教官比較「龜毛」吧!

——小過(生)2002/1/21

教官室及學務處為中學時代學生記憶較深的兩個處室,這兩個處室管理學生日常的生活規範,包括服裝儀容、身體行為等,因為它代表著紀律秩序規則的實行,所以成為學生較不喜歡的行政單位。受訪問卷顯示,不論是男校、女校或是男女合校,學生討厭的地方以教官室和廁所佔的比例較高(表一),其所呈現的意義是,現代廁所的空

間設計反應了社會對於男女所規範的行為與要求,由於性別銘刻經驗的影響,女生自小被教育「獨自上廁所,是一件危險的事」,所以女廁的設計多是將女性的身體隱密化、私有化,使得如廁對女性而言成為一個更需要安全感與隱私性的過程。在男校中,女學生的比例居少數,女生更是擔心自己如廁的安全問題。受訪者陳美及冠語表示,學校中曾經發生過男學生躲在廁所偷窺的事件,因而影響了音樂班女學生對於廁所的恐懼認知,使得廁所成為校園中最討厭的地方。在女校單一性別的校園空間裏,雖然較沒有此種情形出現,女學生討厭的原因則是因為校園建築物老舊的環境意象及個人衛生習慣不佳的關係;而在男女合校的校園空間裏,空間的設計已有男女的性別區隔,所以女學生討厭廁所的比例反而是較女校學生或是男校音樂班女生低的,誠如受訪者表示:

在廁所裏只要門一關想要做什麼事,別人都不會發現的自我隱 匿的地方了。

——小凡(生)2001/11/19

另一比例較高的地點-操場,這是因為男學生佔去使用的空間 (男校、男女合校),以及女學生不喜歡曬太陽及流汗(女校及合校) 等因素,而成為最討厭的校園空間。從表一中可以發現另一個有趣的 現象,即男女合校中的女學生討厭教官室地點的比例與雄中音樂班女 學生及雄女學生相差甚多,這是因為女學生就讀學校有知識層級差異 的關係,雄中音樂班女學生以及雄女學生在菁英的光環、以及社會既 定的「好學生=行為佳」的面子文化等編碼效應之下,在學校裏會特 別注意自身的行為,並內化此標準學生的身體規範;而教官或是學務 處訓育組的人員也會因為「學業成績好的學生,身體行為也佳」的認定,而較少去糾正學生的「行為」。¹⁹

地點類型	教官室	廁所	操場	行政大樓	教室
男校 (音樂班)	8.9%	60.4%	15.8%	0%	5.0%
女校	11.6%	49.8%	23.1%	2.1%	6.1%
合校	16.7%	14.4%	34.5%	5.7%	5.7%

表一 三所校園中女學生所討厭地方百分比

資料來源:研究者收集整理

校園中的權力空間——領域性的產生

(一)「權力空間」的展現

不論是否有所意識,每天我們都要求、劃分和防衛地理的空間,並藉此來認定自我/他人間的疆界。在我們的社會裡,男孩自小被教養成控制、支配空間的能力,並且學習到經由身體姿勢、語言及社會位置而佔有比女孩子較大的空間;而女孩子則被教養成要期待及接受空間的限制。做為複製性別場域的校園空間,同樣的也再現了此父權體制的空間模式。一般而言,學校的行政人員如校長,各處室的主任或是組長大多由男性擔任的比例較高,主要考量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女

¹⁹ 在此所謂「行為」指的是符合校規的身體姿勢,如服裝儀容、上課的規矩等。

性需要兼負家庭照顧的責任,而沒有辦法專心辦公,若是未婚女性則 又被認為是經驗不足無法勝任;而對於男老師的看法則不然,已婚者 被視為無後顧之憂,未婚的則被認為能全心投入工作。這樣的性別認 知差異不但影響了學校行政的分工,同時也複製了男/女/主管/辦 事員這樣工作場域的概念。

性別角色的僵化,使得參與學校規劃及設計的校長及處室主任多為男性,並對於校園空間擁有較多的支配權,性別角色與社會關係的差異,使得男性處室主任與女性教職員工在社會工作場所或公共空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如擁有自己的辦公室,或是透過自己在校的「位置」,在校園議事殿堂裡為自己發聲爭取權利。因此男性教職員除了擔任行政處室裏較高的位置外,通常也是該任教科目裡擁有「發聲權」的代表。而女教師則安於接受現狀,在校園裡,擔任導師的則是關心班級空間或是與之相關的處室空間;未擔任導師的則熟悉於任教班級的教室空間,對於校園的其它空間則甚少利用或是不知道(不想去瞭解)有此空間。漸漸的,權力 vs.性別空間的劃定區隔,就這樣「慣習」而成為自然。

組長從來都不把事情交給我們,因為他會覺得是麻煩我們,他 要低聲下氣啊!且若是將事情交給我們,那會顯得他沒有能 力,他要在我面前證明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全部一手 包下來。而主任在私事方面不會給人有「長官」的感覺,但是 在公事方面,主任其實會用「主管」的態度來跟你講話,他會 說他說了就算。我也會覺得有「上」對「下」的階級感,雖然 表面上是很平和,但實際上他在言語之中已經不知不覺得透露 他的權威了。

——小筠(師)2002/1/8

重點是長官自己本身覺得你是他的部屬啊!其實在學校受教時,學校老師告訴我們老師和長官之間是同等地位啊!但實際上進入校園,我們和長官就是部屬關係啊!因為我是他職務編組下面的組長。

——稚凌(師) 2002/1/27

在所謂的教育體制裡,教師和行政人員(處室主任、組長)是處於等同的位置,然而大家慣常性都將此種等同位置的關係視為是上/下的部屬關係,而有了所謂權力空間的展演。所以當女教師進入行政處室或是遇到行政人員,多會感覺不自在甚至是不喜歡,總是辦完事情就想趕緊離去。²⁰

我不喜歡碰到行政人員,因為他們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我會覺得與行政人員問有「階級」、「權力」的感覺,在任何的學校我都不喜歡碰到校長。

我不想讓主管認識我,我希望他可以完全忘了我的存在。即使 像設備組關係很密切的,就是常常要去跟他們借東西,我會覺 得很煩耶!

——彩 (師) 2002/6/4

²⁰ 這裡所探討的不只是性別權力空間的展演,在此同時也存在著行政權力的差異,不論行政處室的主管性別角色如何,一旦踏入此權力空間,就會感覺不自在。

而在女校裡因為男性教師的比例顯著的減少,女教師有較多展現 自我、能力表現的機會,如,擔任處室主任或是學科主席等,同時也 較能打破刻板的性別角色的人事結構(職員與基層教師多為女性,主 任與校長多為男性),並對於校園空間有較多的支配權及使用的機 會。

現在所任教的學校裏,女老師自我表現的機會較多.... 女老師人 數較多,學生也都是女生,有壯膽的效果,會不會是這個樣 子,當然跟這個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特質也有關係,至於說支持 這個團體出現特質的背景因素,女校或許是蠻有影響的。

——樂茵(師)2002/6/18

男校則不然,不只延續了刻板性別角色的人事結構,且更加強化了此結構模式,不論是男教師或是女教師也會因為性別銘刻經驗的內化,而認為理所當然,譬如,女教師因為要負擔「照顧」家務之責,在教學授課之餘,無閒暇之力來擔負行政之責,則必須與家庭此私人空間緊密的相連在一起;而男教師則因為「能力」、「經驗」、「無家務之累」而能在公共空間裡擔任要職、主導事務。若是女教師勇於去打破此既定的架構,能夠在校園裡擔任主任、組長或是學科主席,發表言論等等,扮演這社會空間上原歸屬於男性教師行徑,反而會令人覺得奇異。既然是男性主體支配的校園空間,在空間的需求上就較少會考慮到女老師的需求,如襄吟所言的「學校沒有擠乳室,需要的時候,只能到廁所這般不適的空間」了。

處室的主任或是各科主席多是男性,今年國文科出現了第一位

女主席,是第一位喔!而且她已經在雄中任教二十幾年了,非 常資深的,就等於說男老師都輪過了然後她才是第一位,那我 們科是還沒有出現。

——襄吟(師)2002/4/8

校園中空間的權力關係的展演除了教師-教師間、教師-行政人員;同時也存在於教師、行政人員與學生的關係上,如學生對於校園空間的使用,不能選擇而是受到安排區隔的,所佔據的空間也是被壓縮和較差的空間。又不論是哪種性別比例的學校,三年級的同學大多是分配在校園中較安靜的地方,因為聯考成績的壓力而需要安靜的就讀環境,而一、二年級的學生則多分配在環境較差的受教空間裡(如:吵雜或是離教室較遠)。而在男校,音樂班的女生為少數,校方基於安全考量,則不按此形式安排。²¹

Mahonev 提出學生間也會因為性別的的差異,而對校園空間有

²¹ 受訪者陳美及冠語指出當初校方基於安全考量,原本一年級新生應該安排在學校最偏後面的樓層上課,但是因為音樂班學生以女生居多數,所以打破慣例將音樂班安排在離行政大樓較近的地方,然而這樣的安排卻引起其她男同學的抗議,所以校方在家長的要求下,又將一年級音樂班的教室按照「慣例」安排在學校最後一棟大樓。音樂班的女生在學校是少數,除了行為上的種種受到注目外,在校園空間的使用上也同時受到男同學的注目,訪談的嘉臨及嘉強則表示,音樂班的學生使用學校太多的資源了,對於學校將音樂班一年級學生安排在原本三年級才可以使用的空間這議題上,是從人數的多寡、公平的原則去思考,而並非從性別安全的角度來論斷,且嘉強也表示校園內男生很多,可以保護女生,這樣社會控制強化的隱藏性假定,而陳美及冠語卻認為,就是因為男生多而感到害怕,由訪談內容的呈現,反應出雖然整體的社會型構,不如以前僵化,但在現代社會大談兩性問題時,一些已內化成為「理所當然」的觀念,依然是很難打破的。

不同的使用方式(Mahoney, 1985: 52 ,轉引自 Shilling Chris, 1991: 33)。通常男學生對於校園空間有較多的支配權,男學生在使用運動場時會劃分區域來限定女學生的使用,陳美所言:運動場多為男生使用,因此很難搶到場地,且男女合校或是男生比例較多的學校,女學生通常也較不會使用運動場,並非是女生不喜歡運動,而是男學生會利用普遍內化的父權主義概念,認為他們有權評論女孩子的身體,並藉由身體優勢或是運動技術,來展現他們的男子氣概。這是一個既存校園空間使用不平等的結果,然而這樣的概念卻被視為當然,在校園中「自然」就將運動場劃歸為男性的空間,教師間亦是如此。

男生會拿女生的身體開玩笑,比如說在運動場上跑步的時候, 而且他們會毫不留情的在旁邊爐,或是大隊接力時有女生跌 倒,然後他們就會在那邊叫囂,很正常的事,我是沒有什麼感 覺啦!因為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陳美(生)2002/3/27

大多是男生在使用的,很難搶到場地,體育課時盡量會避免和 男生班一起。

----陳美(生)200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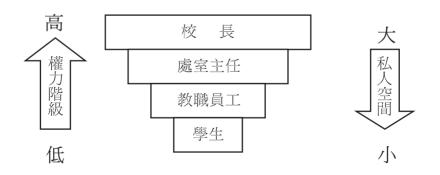
學校的運動風氣很盛,男老師很重視這個,學校會有很多的社 團活動假日時,很多老師都會去運動,我就比較少,因為小孩 子還小。

——襄吟(師)2002/3/4

(二)自己的地方:我的空間,我的所在

學校中的教職員休息室是教師能夠逃離學生、卸下教職角色,能夠休息準備教材的地方,通常被教師視為是校園中的後台(back stage),是教師可以批改學生的成績、出題等需要避開學生的隱密空間,同時也是提供社會性互動的地方:教師可以在此空間裡彼此交換學生的訊息,以致能夠處理上課時發生的問題。然而,此空間是開放性的。高中的校園空間設計,無論是哪一種性別比例的校園空間,很少有私人化的空間規劃,校長或各處室主任則不然,空間的隱私權反應了社會地位的不同(王志弘譯,1997:56-61,Weisman,1992)(圖七)。所以,在此校園的公共空間裡,「自己的辦公桌」就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空間。

圖七 校園中階級位置的高低與權力領域(隱私權的有無)大小的關係(作者 繪製)



那當然是我的辦公桌附近了,那才是我的地盤啊!平常我會對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學生不會常常來找我;相對的,來

辦公室的人大部分都是過客,且他要找的人也不是我,所以我在辦公室為什麼刻意挑靠窗或是靠角落的地方(有一面是檔著的),感覺上,我在那個角落裡面,起碼學生來他不是找我,他是找別人啊!所以我會覺得那是我自己的地方啊!

——小筠(師)2002/1/17

在校園空間的配置上學生更是沒有隱私權,學生在進入辦公室時是需要喊報告或是敲門,才可以進入辦公室的,而教師卻可以在任何時候在學生座位旁自由的來去。「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個人空間的展現,藉由訪談者小凡的陳述,刻畫在自己座位上的文字,除了有自我勉勵的作用,及書寫心情外,桌上的名字塗鴉,也呈現了在校園中和眾多群體間,一種宣告自我存在的一種方式。透過將文字刻寫在座位上,就如同小狗撒尿在樹幹上一般,留下痕跡以標示自己的領域、地方、空間(畢恆達,2001:83;王志弘譯,2003:147,Crang,1998)。但是在面對較高權力(校方、教師)的控制時,這樣的空間標記往往是無力、蒼白的。特別是當校方以「安全」為理由所做的個人書桌與書包的檢查時,更加突顯了此權力階級的高低與權力領域性大小的關係。

自己的桌子,如果有人翻,我會覺得很不高與,比如說有人經 過稍微看一下我的書,我會覺得很討厭,我覺得那個桌子是我 的,那本書是我的。

——小華(生)2002/1/22

我會在桌上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因為三年級了,且距離甄試也

只剩下43天知道希望很渺小,在桌上寫些話多多少少可以勉勵 自己。自己二年級時也不曾寫這些多加油啊!要努力啊!這些 話,因為那時候不會感覺有考試的壓力。

——小凡(生) 2001/12/19

校園中地方的認同——歸屬感與無家感

Proceeding on th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作者改編英文歌《離家五百哩》中的一段歌詞)

地方被每一個個體視為是一個有意義、意象或感覺充滿價值的中心,和一個動人的富有感情的空間。個體也會經由地方來探究自我的認同,並藉由地方的符號、情感等特色來和社會產生鏈結。這些行為動作通常是不經意的,是身體一主體的行為模式,如果失去地方,個體則會產生認同的危機。校園空間也因為學生和教師經常性的使用、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如教室、辦公室)裏,而賦予空間意義、感覺,並成為教師及學生認同的地方。對於所處地方產生「熟悉感」、「依戀感」這種以情緒一主體為主的地方感,Seamon提出了歸屬感這樣情緒空間的概念,此概念與根植性(rootedness)、專用(appropriation)、恢復/再生(regeneration)、自在感(at-easeness)及溫暖(warmth)這五個特質有關(表二)。透過 Seamon 所提出的概念,本文關於歸屬感的論述,便是藉由這五個特質來討論女學生及女教師對於男、女不同比例的校園空間所產生的歸屬感與無家感。

觀點	個體經驗的階層	如何在空間和	不同經驗的結果	
	(stratum)	地方中清楚的顯示		
	身體在空間離開	集中在地方、路徑、特	理智性的身體-主	
	和回來的物理中	定空間位置的使用;未	體;空間秩序和暫	
根植性	心。	發展在不常使用或不習	時性的連結;有失	
(rootedness)		慣的部分。		
			就適應的路徑和地	
			方而言視為當然。	
	主要的情緒;依	通常在地方的中心最	提供個人自己的且	
- 世田	戀的地方(正面	強,強度和使用的頻率	有秩序的地方,在	
專用 (appropriation)	的),威脅感(負	以及依戀感成比例,適	大千世界裏,這通	
	面的);多愁善	用於事物的中心、路	常是公共的且無秩	
	感。	徑、地方及事物本身。	序。	
	身體的、情緒	一般而言發生在家裏,	恢復身體和精神;	
精神上的再生	的、認知的;再	但也和其他恢復力量的	歇息和睡覺。	
(regeneration)	生和恢復。	地方相關。如個人日常		
		運動的路徑。		
自在感	身體的、情緒	在家裡感覺最強烈但有	寬心、鬆弛,沈	
日住恩 (at-easeness)	的、認知的。	可能發生在其他感覺舒	思,自由。	
(at-easeness)		適和放鬆的地方。		
	先於意識前;藉	就內部空間而言是最常	快活、滿足、友情	
溫暖	由人的身體、情	見的一如:房間和房	和養育的感覺。	
(warmth)	緒的部分來感覺	子;和整潔、裝飾、人		
	環境的氛圍。	與人間的和睦有關。		
次则表述: 北於4 万 :10 1070 70				

表二 為歸屬感經驗體現的五個特質

資料來源: 改繪自 David Seamon, 1979: 78。

(一)根植性:同班同學——「熟悉」、「生活在一起」、「感 覺很自在」

人會隨著地方的改變而建立自己在空間中的根植性,不過歸屬感 並不會馬上就被建構。因為根植性的關係,人們對於空間的熟悉感和 舒適感必須經由持續不斷、規則性活動的整合,而對地方產生認同。

校園裡學生日常活動的規律性空間,則以「自己班級」教室最熟悉也感覺最舒適。

教室會有家的感覺,因為一群人且都是同學啊!在教室最無拘 無束,且都是女生。

——小蘭(生)2002/1/18

教室吧!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我們班像菜市場一樣,而且我們班沒有小團體。

----陳美(生)2002/4/4

這樣規律性的活動空間,是身體-主體在空間中慣習固定的行為模式,我們很習慣的對於自己日常慣例性的生活,視為當然而不覺有何特別之處。訪談者素即對自己所處的日常性空間,沒有深刻的感覺,但是因為對空間經常性慣習的使用而覺得熟悉、自在,成為家以外,暫時性規則的中心地方。彩因為同科辦公室的情誼,以及空間規則經常性的使用,而有似家般的歸屬感,感覺舒適自在,不需要偽裝自己。而襄吟則因為上課時間長又加上必須奔波學校與家庭間,²²即使是自己的科任辦公室,但因沒有經常性的使用,對於空間的歸屬感也就隨之淡薄了。

老實說對學校沒有什麼深刻的感覺耶!因為其實來到學校都只

²² 在上一章節曾經提及襄吟搬家的主要考量是,距離學校近,可以便於就近照顧 小孩。

是上課而已,若要選一個地方就是自己科的辦公室!想說什麼 就可以說什麼沒有芥蒂。

若有空堂就會回來,若是課排的密集,連三連四就不會了,其實我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很短,像是有時間的話就會印講義,一些補充資料給學生,幾乎都是跑來跑去,你很少會有時間坐在位子上,也很少會跟辦公室的老師聊天,除非有聚餐,我也很希望能和同事多聊天,但是真的是沒有時間。

——襄吟(師)2002/3/18

(二) 職務/佔用

稚凌為學校的組長,擁有自己的空間, ²³ 可以感覺很舒適、自在, 有家一般的歸屬感。而小筠所處的空間為一個人員流動較多的地方,雖然對於空間很熟悉也經常性慣例的使用,但因為人員經常出入,使得自己的空間被侵入而有隱私被窺探的不悅感。而科任辦公室多為自己認識的人,與處室相較是一個較隱密性的空間,家的感覺也會油然而生了。

我喜歡待在自己的空間(辦公室)之中,然後往外看看整各校

²³ 所謂自己的空間指的是辦公室,但是學校組長一般是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因為空間擺設多以 O.A 辦公桌為主,有三面高起的遮蔽,可以分隔內外,有自己空間的感覺。

園的風貌,但是不會待在外面,我喜歡有歸屬感的感覺

——稚凌(師) 2002/3/15

科任辦公室有家的感覺啊!如果就你論熟悉感而言,當然是訓 導處,但是訓導處的人川流不息,所以我不會覺得那感覺像 家,但是學科裡起碼有很多我認識的人,如果像你所說要感覺 像家的,就是你走進去之後,你會覺得比較敢講話,感覺比較 溫馨的地方,大概就是學科辦公室了。

——小筠(師)2002/1/17

(三)精神上的再生: 責任、工作 vs.舒適、放鬆

精神上的再生是個體透過在空間中的活動及空間本身所產生的,不同空間的轉換則有助於精神的再生。同樣是教室空間,教師及學生會以不同的方式來使用。「班級教室」實際上是歸屬於學生的空間,是學生平常活動的空間;即使教師對於所任教班級的教室,經常性、固定時間的使用,對於教室空間也感覺熟悉,然而相對於教師辦公室而言,不論是專任或是導師,辦公室才是一個提供休息,恢復精神的地方。即使是導師,有個「自己的班級」,和學生的關係很親密,然而班級教室並非是舒適放鬆精神的地方,反而是工作與責任肩負的場所。對於學生而言,在學校的時間和空間是受到割裂的,只能在規訓時間外,偶爾有喘息的機會,自己班級教室或是走廊就成為恢復精神的所在了。

我覺得老師並不是長時間待在學校,而且只有上課時才會去一

間間的教室,所以這一間一間的教室其實都不是屬於這個老師(整天),可能是這堂課屬於我的,下一堂課就不是了,且沒有固定的範圍,所以通常並沒有覺得哪一個空間是特別歸屬自己的。

心情煩的時候,都會待在自己的教室裡,而且趴在桌上。

-----小華(生)2001/12/6

心情不好時會趴在桌上,等好了後再跟同學講,有時候會跑到 教室後走廊吹風,感覺自己是獨自一人的,和同學、學校是分 離的。

——小樂(生)2001/12/19

(四) 白在感與「溫馨感」的營造: 性別與生命週期

對於地方的依戀喜愛,除了空間上經常性使用外,空間的裝飾、 氣氛的營造也有助於歸屬感的形成。而辦公室除了是教師在教書後暫 時休息的地方,同時也是交換訊息的場所。性別比例不同的辦公室其 所形塑的空間感覺也不同。襄吟、華之前在男女混校教書,辦公室的 成員以女性教師居多數,大家會聚在一起像是「姊妹淘」般的聊著自 己的小孩、丈夫、感情等種種問題,或是在辦公室煮東西一起分享, 將辦公室塑造成「似家般」的空間。²⁴對於空間產生依戀感,有助

^{24 「}家事、家庭工作、家務勞動、不管如稱呼它,它都會被一個有力的奧秘 (powerful mystique) 所包圍著,使每個世代的妻子,都會把它創新成為她們自

於個人情誼的養成,而使襄吟及華有歸屬感,成為認同歸屬的地方。而襄吟及華現在所處的空間為男性比例居多數的空間,在社會性別所規範的男/女行為及空間使用上,男教師多將辦公室視為是公共空間,鮮少談及私人領域的事情,也少將公共空間營造「似家般」的空間感,因此襄吟及華對於現在地方的歸屬感就不如以前強烈了。

然而女性在其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時刻,對於空間的感覺也會不同。戀愛期間、婚姻生活與母職的早期階段裡,限制了一些原本可以為社會規範所接受的行為活動,如:已婚婦女多因為家務的關係,就算有時間也會因為勞累,而無法從事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在戀愛期的女性,絕大多數會放棄自己閒暇的時間,而忙於和同一固定的對象約會,或是將時間花在「為了要結婚」的共同活動上。除了與對方共同擁有的朋友外跟其他人都鮮少往來,特別是女性朋友(殷寶寧譯,1997: 81-89, Green, 1990)。如訪談者襄吟所陳述的,婚前待在學校的時間較長,對於辦公室感覺很熟悉、溫暖及依戀,然而,現在必須奔波於家庭與學校間,待在辦公室時間也少了,對於地方的歸屬感也隨之淡化。而華更表示,之前所待學校的女性教師,年齡大多與自己相近,處於生命週期相似的階段,不必忙於照顧家務或是接送小孩,或是需要參與男友的休閒活動,所以常有閒暇時間聚餐或是一起聽音樂會等,所以與之前學校的女性教師感情較親密,也對於所處空間有較強烈的歸屬感。

己的」(Westwood, 1984: 170)。這種空間『深陷 (entrapment)』的感覺,發生在很多女性的身上,覺得清潔和秩序是與「可敬性」相關連的,所以使一個地方整齊清潔這樣的社會期待,往往會內化在女性的心裡,在日常生活中展現,所謂「似家般」的地方即是一個有秩序整潔的空間 (Green, 1990: 113-139; Donald Mitchell, 2000: 207-209)。

我覺得可能女老師比較多,就會營造比較溫馨的感覺,像我們以前女老師比較多,就會在辦公室擺咖啡、茶具啊!吃吃喝喝的,這邊就比較沒有這種風氣,男老師多也比較不方便。以前我們中午都會煮湯耶!因為女老師多,我們就排輪職表,一人一天,每天中午都有人會煮,早上8點就開始燉湯,辦公室都是那個香味,然後中午都很熱鬧,一堆人聚在一起啊!吃吃喝喝這樣,這邊沒有,你在這邊煮東西就覺得很怪,而且這邊辦公室也沒有人大聲講話,以前我們都是某某人怎樣……

——襄吟(師)2002/4/8

那時我們科的女老師居多,且年齡相仿的很多很多事情可以一起談,一起去做這樣子,就會覺得較好。這邊就是各行其事,一方面是因為課多,一方面我覺得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及生活目標,因為差異性蠻大的,有人正在為小孩忙,有人小孩剛念書小孩需要忙著接送,家裡也是主婦或是家裡有生病的父母親要照顧。

——華 (師) 2002/4/8

生活經驗的印記——代結論

(一) 地方愛/地方惡

人們通常是透過「我」、「我們」及「他人」之間的關係來掌控 對於地方的認同,若「我」是對於個人的認同,那「我們」便是透過 共同的地方經驗而維持的共有認同,而「他人」則可以界定為外人 (王志弘等譯, 2003: 148, Grang, 1998)。當我們被問到自己是誰時,許多人會回答「我是高雄人」、「台北人」或是以學校定位,如進入大學有所謂的「雄友會」或是「師大幫」等,這些地方不只是幾個地點或是校名而已,其承載了一系列的文化意涵,代表了自己的家鄉,以及所指涉的社會位置、身份。然而,我們常對於自己深處的家園感覺不深,不覺有何特別之處,當描述自己家鄉時,只能寥寥的以「我的家鄉很有特色」或是「沒什麼特別的」這樣的詞語帶過,但是對於遠離家鄉外的旅遊地點卻能夠以動人的詞彙來陳述,這是因為我們對於日常生活的情境,常視為理所當然與尋常無奇,所以無法察覺其特殊之處。誠如 Seamon (1980) 所提出的,我們應該發掘這種生活既定的狀態,並仔細的觀察人類與近旁世界的關係。

地方感的形成是需要建立在對於區域熟悉感上,重複規則的生活慣習、不經意的時空遭逢,引領著人們在此空間相遇駐足。在此空間裡,人們認識彼此且能有好的互動,而此熟悉性是無意識的、沒有經過安排的結果,此即為 Seamon 所提的場所芭蕾的觀點,這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基礎。校園做為青少年的生活空間即是每日生活的一部份,也是大眾生活的一個片段(Betsky, 1996: 59,轉引自張喬婷, 2000: 118),因為是大眾生活的片段,就有被忽略的可能性,當我們重新思索女學生及女教師做為校園主體時,對於校園空間的識覺並非是那麼的單一與一致,其隱含了在整個社會及國家教育體制的建構下,所隱匿的女聲及在相同建築物體下,忽略不同主體所擁有的「差異」地方感。 Relph 對於地方感的看法:「身為人類,就是要活在充滿有意義地方的世界中:人就是要擁有並瞭解自己的地方」(Relph, 1976: 1,轉引自 Crang, 2003: 144),但是不同的人對於地方會有不同的感覺,也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察覺她們的歸屬感,並且以極不同的方式來早

現。

我很喜歡待在班上,因為班上感覺很團結,雖然很吵。

——小樂(生)2002/1/22

教室吧!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我們班像菜市場一樣,而且我們班沒有小團體。

——陳美(生)2002/4/4

學生雖然沒有權力選擇教室及就讀哪一班,但是因為經常性的使用同一個空間,一起唸書上課,一起爭取班級榮譽等,因為時間與相同的生活記憶,而使得教室成為高中校園生活中學生認同及歸屬的地方。同樣性質的空間不一定會有相同的地方感,因為規訓力量施行的教官室,往往是學生討厭或是懼怕的地方,就讀女校的小過表示校園中最討厭去的地方就是教官室,因為經常性的服裝儀容不整;然而冠語則有不同的感覺,冠語擔任糾察,所以常待在軍訓室讀書,對於軍訓室則有「家」的感覺。

女教師對於校園的地方感則會受到生命週期及內化的女性責任所 影響,誠如襄吟陳述的,未結婚生小孩前,常會待在辦公室並與同事 一起吃飯、聊天;婚後待在學校的時間就少了,因為小孩子需要照 顧。而小華也表示之前所待的學校,教師因為年齡相近會一起去聽音 樂會、聚餐,對於校園的認同感覺較深刻;現在擔任教職的學校,同 事多處於接送小孩或照顧家中老者的狀態,相處的時間自然減少,所 以會很羨慕其他科的同事,有「家」般的地方感。

不論是對於空間的熟悉、規律的使用而有的地方感,或是因為不

願被監視而找尋的自由空間,抑或是擔心受罰、被偷窺的不悅地點,都是我們對於日常生活場景的情緒感情呈現,是一種對於地方的感覺。有的女教師會認為校園是一個上班及教育機器的功能性空間,一下課就很想往家裡跑;有些女學生會認為這是一個規訓沒有自由的空間,想要逃脫及抵抗;但是也有人視校園為自己的地方,是一個凝聚不同個體與豐富回憶的倉庫。

(二) 知識與權力: 女教師與女學生間的階層關係

本研究中呈現出在男校音樂班及男女合校這兩種有明顯男女性別 參照的校園空間裏,女學生較易內化計會建構的自然場景,而少了男 學生參照的女校空間,女學生確實有較多「自我」展演的空間,並會 去審視被視為當然的價值體系,有助於女性意識的醞釀。女教師亦 然,男校中「男主女客」的觀念,在校園空間的規劃者和校園議事的 發聲者上尤為明顯。此外,女教師的任教年資與年齡對於男校校園空 間的知覺也有所差異,訪談者襄吟及華皆有十幾年的教書經驗,她們 多認為「雄中雖然都是男學生,但只當他們是小孩子,即使長得很高 大也是小孩子」(2002/3/4);但若自己才剛畢業,與男學生年齡接 近,上課時就會有被眾多男性凝視的不悅感了。女校的女性教師則不 然,任教女校的樂茵則表示「學校的老師很有主見,也蠻有正義感 的,會提出一些問題據理力爭,可能與女老師較多,學生都是女生有 關係。」(2002/6/18)女校確實提供女性恣意展演自我的空間,曉和 及樂岗都表示在女校仟教,除穿著可以較隨性外,也都同意同樣是女 性,上課時或是平常談一些自己的經驗,女學生較能獲得共鳴。然女 教師與女學牛間的感覺直的很契合如同姊妹般嗎?男校裏唯一的女教 官對於音樂班女學生行為殷殷的交代與叮嚀「男生班有這樣批評你們,你們要注意」;女校校長對於服裝儀容的要求「穿的中規中矩像個雄女人」等,是否又是延續「男性中心」的思維慣習呢?

學校空間的結構反映了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支配狀態,同時也利用空間的生產來持續他們的支配權,不論哪一種性別比例的校園空間,教師總以自身的知識優於學生,而有權侵入他們的空間,或是規訓其行為,這卻被視為當然而存在於師生之間。少了男學生參照並以女教師為主體的單性校園空間,女學生與女教師間確實較能以同理心來對待彼此,女學生能感受及體會女老師的生命經驗,而女教師對女學生也有新的認知,不再有「全部都是女生上課很無聊」或是「女生都很小心眼會有小圈圈」這般的自然印象了,然師生間的「階層」關係仍是顯而易見的。

不論是男校,女校亦或是男女合校的校園環境裡,就「女」學生及「女」教師而言,對於社會建構所帶來的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的束縛較易感受,如穿著或是身體姿勢等,然也有女教師及女學生內化此社會規範而視為當然,並在校園中複製此建構的場景。就「學生」與「教師」的角色論之,教師以「知識」優於學生而認為可以主導或是宰制她們的行為,將自身「認定」的價值體系,藉由校園裡時間表控制,監視的體制而使學生達到規訓的目的,皆是一種權力的滲透。

附錄

(一) 本研究受訪者的資料:

女性教師

姓名	學校	職稱	教學經驗	訪談時間	訪談次數
襄吟	雄中	專任	近10年	91.3 ~ 91.4	3
華	雄中	專任	近10年	91.3 ~ 91.4	2
曉和	雄女	導師	約 5年	91.2 ~ 91.4	3
樂茵	雄女	專任	約 5年	91.6 ~ 91.6	2
小筠	三民	行政	近10年	91.1 ~ 91.2	2
稚凌	三民	行政	近 8年	91.1 ~ 91.6	3
彩	三民	專任	近 8年	91.6 ~ 91.8	2
素	三民	專任	近 8年	91.1 ~ 91.7	2

學生

姓名	學校	年級	訪談時間	訪談次數
小星	雄女	3	91.1 ~ 91.2	4
小蘭	雄女	3	91.1 ~ 91.2	4
小鄔	雄女	3	91.1 ~ 91.2	4
小過	雄女	1	91.1 ~ 91.4	3
冠語	雄中	3	$91.3 \sim 91.5$	3
陳美	雄中	3	91.3 ~ 91.5	3
嘉強(男)	雄中	2(自然組學生)	91.3 ~ 91.5	3
嘉臨(男)	雄中	2(自然組學生)	$91.3 \sim 91.5$	3
家家	三民	1	$91.3 \sim 91.5$	5
真真	三民	1	91.3 ~ 91.5	5
小樂	三民	2	90.12 ~ 91.3	3
小華	三民	3	$90.12 \sim 91.2$	4
小凡	三民	3	90.11 ~ 91.5	5

(二) 三所學校的學生概況

學校	類別	男學生	女學生	學生總數	備註	
雄	中	2,786	135	2,921	每個年級有一班音樂班及體 育班	
雄	女	0	2,675	2,675		
三民	高中	650	665	1,315	每班採男女合班制(二、三 年級的二類組女生人數為全 班的 1/4)	

◎作者簡介

黄惠琴,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地理教師,並在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博士班就讀。研究興趣是有關於空間、社會與性別議題,期待地理知 識不僅只是學院中論述的課題,同時也能深化在日常生活中,達到所 謂的生活世界地理的範疇。

〈聯絡方式〉

地 址: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81 號 電 話: (07) 07-3475181 轉 709

E-mail: poderamy@yahoo.com.tw

參考文獻

- 王志弘、張淑玫、魏嘉慶等譯 (1997) 《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台北:巨流。譯自 Leslie Kanes Weisman (1992)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 (2003) 《文化地理學》。台北: 巨流。譯自 Mike Crang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 王志弘(2000)《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出版社。
- 王蕙瑛 (1996) 〈高中女校的過去進行式——再現、自傳與歷史書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偉航譯(1998)《自己的房間》。台北:探索文化。譯自 Virginia Woolf (1929) A room of one's own。
- 宋錦秀 (1989) 〈Thick Description :由民族誌田野工作到闡釋人類學〉,《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3: 40-44。
- 余德慧(2001.9.8)〈教師應該如何穿?〉,《聯合報》,11版。
- 姜蘭虹、張伯字、楊炳煌等譯(2000)《地理思想讀本》,台北:唐山出版社。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台北:巨流。
- 孫智綺譯 (1998)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出版社。譯自 Patrice Bonnewitz (1997) 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殷寶寧譯 (1997) 〈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社會控制過程〉,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4: 81-99。譯自 E. Green, et al. (1990)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ntrol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Women's leisure, what leisure?* (pp.113-139). London: Macmillan.

- 張君玫、俞智敏、陳光達、陳素玫譯 (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 北:巨流。譯自 Pamela Abbott & Claire Wallace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 張喬婷(2000)〈異質空間 vs 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 浮現〉。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 許坤榮譯(1999)〈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 於夏鑄九、王志宏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81-103。台北:明文。譯自 Allan Pred (1983, March)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3(1): 45-68.
- 陳俊安、林俊甫譯(2000)〈社會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收錄於姜蘭虹、張伯宇、楊炳煌等編輯《地理思想讀本》, 269-296。台北:唐山。譯自R. J. Johnston (1987)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geography. In M. Pacione (Ed.), Social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Chapter 1, 1-30. London: Croom Helm.
- 陳奕麟 (1990) 〈田野調查的知識宰制〉,《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7:19-25。
- 游美惠 (2002) 〈性別小辭庫〉,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19:98-101。
- 游鑑明(2003)〈口述歷史訪談演講稿〉(未刊稿)。
- 劉暉譯 (2002) 《男性統治》。深圳:海天出版社。譯自 Pierre Bourdieu (1998)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Minist'ere Franc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 潘英海(1990)〈田野工作的「自我」:從馬凌諾斯基的『日記』談起〉,《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7:26-35。
- 蔡迪清、楊千惠、林妙芬等譯(2000) 〈婦女、性別與空間組織〉, 收錄於姜蘭

- 虹、張伯宇、楊秉煌編譯,《地理思想讀本》,297-319。台北:唐山。譯自 Linda McDowell (1989) Women, gender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pace. In Derek Gregory & Rex Walford (Eds.),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ian.
- 鄧景衡 (1998) 〈身體、權力、設計策略——塑身、脫脂、美體中心的空間文化剖析〉,《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11:93-104。
- 鄧景衡(1999)〈空間韻律的追尋:地方芭蕾的變奏與生活、工藝的轉型〉, 《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12:66-105。
- 謝世忠(1991)〈學術觀光與人類學田野理論〉,《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1:78-85。
- 羅於陵、柏蘭芝、孫瑞穗、顏亮一 (1997) 〈性暴力恐懼與校園空間〉, 《性別 與空間研究室诵訊》, 4:235-245。
- 顧燕翎(199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出版社。
- Buttimer, Anne (1980) Home, reach, and the sense of place. In Anne Buttimer & David Seamon (Eds.),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pp. 166-187). London: Croom Helm.
- Elwood, S. A. & Martin, D. G. (2000) Placing interviews: Location and scale of pow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y*, 52: 649-657.
- Harrison, Paul (2001) Making sense: Embodiment and the sensibilities of the everyda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8: 497-517.
- Johnston, R. J., Gregory, D. & Smith, D. M. (Eds.) (1994)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 Krueger, Richard (1994)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 Mahoney, P. (1985) School for boys? London: Hutchinson.

- McDowell, Linda (1996) Spatializing feminism: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Nancy Duncan (Ed.), *Body space* (pp. 28-44), London: Routledge.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 & Kegan Paul.
- Miller, W. L. & Crabtree, B. F. (1992) Primary care research: A multimethod typology and qualitative road map. In Crabtree &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3-28). Newbury Park CA: Sage.
- Mitchell, Donald (2000) Feminism and cultural change: Geographies of gender. Cultural geography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201-22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Morton-Williams, Jean (1985) Mak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k-aspects of administration. In Robert Walker (Ed.), Applied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44). Brookfield, VT: Gower Publishing.
- Oberhauser, Ann (1997) The home as field: Households and homework in rual Appalachia. In J. P. Jones Ⅲ, Heidi Nast and Susan Roberts (Eds.), 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pp.165-82).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 in social research.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lph, Edward C.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s.
- Rodaway, Paul (1994) 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eamon, David (1979)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hilling, Chri (1991) Social space, gender inequalities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t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2(1): 23-44.

Yi-Fu Tuan (1974)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In C. Board, et al. *Progress in geography*. 6: 211-252. London: Edward Arnold.

Spatial Perceptions of Fema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Campuses: Case Studies of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in Kaohsiung**

Hui-Chin Huang Kaohsiung Municipal Sanmin Senior High School

The more we are familiar with our surroundings, the more we ignore some quite suprising facts. The thrust of the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ep meanings of our daily life from the views of fema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thesis employs gender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such deeply embedded meanings in female daily experiences on school campuses become formed. Structurally, the thesis is based on David Seamon's study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his definition of body and space in the portayals of daily life. The patterns of women's regular spatial and temporal movements result in a form of "place ballet," which can also become a part of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Holding this premise in mind, this study focuses on fema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atial perceptions and feelings of attachment, discontent, or fear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 campuses. By examining a number of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 show that individual women'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experiences are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systemic social structures. In another words, we argue tha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women's routine movement on campu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Fema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mpus experiences can be interpreted

女教師與女學生的空間識覺研究

103

in terms of sex composition of a school, as well as women's personal life

cycles. Thus, in our discussion of spatial patriarchal system, we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body" in the regulated campus life to show that women's

spatial experiences are structured and often limited.

Keywords: lifeworld, time-space routine, place ballet, power and discipline